



武林

新武侠

巫山

著

月光蒲苇

YUEGUANG
PUWEI

②

步韵欢

却爱上一个不能爱的人

我尝试去爱，

又会有怎样的阴谋？

短暂的平静过后，

九州大地危机重重，

今生能否化解？

上古四神的恩怨，

阴谋、友情、爱情，



吉林摄影出版社

月光蒲苇
②岁贪欢

巫山 /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月光蒲苇 ② 岁贪欢 / 巫山著. -- 长春 :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8.5
(意林告白的书)

ISBN 978-7-5498-3572-0

I. ①月…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2758号

月光蒲苇②·岁贪欢

YUEGUANG PUWEI ② · SUI TAN HUAN

出 版 人 孙洪军
主 编 顾 平 杜普洲
责任编辑 施 岗 孙 瑜
总 策 划 蔡 燕
丛书统筹 黄 磊
策划编辑 黄 磊
特约编辑 廉荣臻
设计总监 资 源
封面设计 资 源
美术编辑 孔凡雷 张 迪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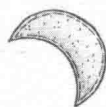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 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3572-0 定 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前传 001

第一章

人间霜雪 亘古未变 010

第二章

一生花酒 哪堪浅笑 045

第三章

仙姿玉色 神韵天成 061

第四章

如妖似魔 谁主沉浮 084

目录



第五章

结草衔环 恩债同偿 111

第六章

最是温柔 一夜春风 146

第七章

秋淡雨凄 功成名就 177

第八章

长路漫漫 何处归家 196

第九章

她是骑士 他是暗香 225

尾声 238

后记 248

今日红楼唱的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戏词。想当时年少，风光殊绝，二十年后此时此夜，却是桃花依旧、物是人非，能想到的都成憾事，能放下的都不敢称爱。

罗帐千重，红灯万里。

华井被他那些红颜知己缠得脱不开身，望舒也喝得醉散了身子骨，云里雾里不知何处，只听戏台上的唱腔刺耳得很，生怕自己再多待片刻就会失控，来不及和华井告别，狼狈地逃出了红楼。趁着录事君还在沐浴，无暇来捉她痛处，一头钻进藏书阁。

楼阁夜夜熏香，熏的是不知名的香，人在其中被香气绕晕了头，只会觉得偌大的书海空旷寂静，比深山中的寺庙还要清冷几分。一时间愁肠百转，她便搬了梯子过来，晃晃悠悠地沿着墙壁爬到了藏书阁的天窗，三两下开了锁，灰尘伴着月光悉数洒下，漏了一地尘埃。

她坐到屋顶，任由自己心神和身体都放松，在夜风中张开手臂，闭上眼睛。

物是人非，人非物是，翻来覆去说不尽，念起又是一年岁九寒天，长元仙君忌日在即，望舒鼻尖一酸，泪水从眼角滑落。

过去陪在长元床畔尽孝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如今世上却再也没有因担心她肉身不成而彻夜难眠的阿爹了，也再没有人会为她奔波万里采摘新茶，逢人就夸她的好，将她捧到天上去，为了她与老友置气，好像一个老顽童，逢年过节送她新衣，与她雾里看雪，十里长亭背她走路……这样的阿爹，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

也不知是被戏词唱到了心坎，还是被孤单的夜和迷乱的香挠了肝，望舒心痛难抑，气不能喘，一遍遍抚着胸口，被先前华井桐弄着喝下的三千年桃花醉弄得头痛欲裂。哭不出声，泪却不停地滑落，复杂的情绪积聚在心头，将她的身体搅得乱七八糟，一阵冷，一阵热。

就在这时，风中有琴音传来。

音律平缓，初时入耳还不觉得什么，好像汨汨清泉流入心田，带着一丝凉意萦绕其中，而后琴音逐渐加重，从四面八方温柔包围过来，将人彻底笼在高山流水般的悦耳琴音中，再难听到这声音之外的任何杂音，哪怕是今日华井特地高价请来的绝世名伶的戏音。

红楼里醉得不省人事的人莫名清醒了，晓得这琴音来历的人更是哭笑不得，也不知是沾了谁的光，数十万年后的今日，竟然还能有幸听一听上古唯一神佛的琴音。

而在这边，逐渐平复情绪的望舒也徐徐睁开眼睛。

不远处的山头摆了一架古琴，古琴后坐着一个人，绀青色的衣角被风吹成影子，猖狂地飘荡在万丈悬崖上。他在看她，她也在看他，四目相对，谁也没有先出声。

这算什么？

不是说好从此陌路的吗？

望舒的眼眶一圈圈泛着红，她固执地抬着头，与他对视，更像是对峙。



命运好像在捉弄他们，当年初次相见，也是在这个地方，在一个月色透亮、夜深人静的冷冬，她被黑风追赶，他护了她，之后更是护了她一路，是她全部的恩与债。而今在和当年一样的寒夜，在她决意抛弃所有过往与他两清后，却忽然被勾起所有往事，他再一次悄无声息地出现，用一曲《长欢笑》抚平她心中所有伤痛。

他知她，懂她，能看透她，但计划决计不是这样的。旧债未偿，父仇未报，在此时此夜的藏书阁之上，哪怕有再多被命运故意拨弄出的相似人事，他也决计不在其中，不该出现在这里的。

望舒身上有了力气，二话不说掀开天窗，顾不得顺梯滑落，直接一跟头栽下去。她修为一般，逃荒似的一摔险些把她骨头都摔散了，却还是第一时间从地上爬起来，迅速消失在藏书阁间。

半壁月光，半室浓香，爵微推开门时，藏书阁里已经无人了。

他便知道，她还是不愿见他。

自从长元仙逝，她和他提及“再无瓜葛”四个字后，他就再未见过她。蓬莱三山四水总归就这样大，大概是她有意躲着吧。

寂寥，是两地相思的寂寥。

望舒一路跑回长庚岛，夜色中的孤岛宛如一座死城。

往日不管多晚，黔公都会在门口等着她，这回却没看到他，望舒敏感地察觉到不对劲，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庭院，看到重伤倒地的方槐，她的精神猛地一紧，头皮抽搐，冲上前去。

院子里的茶梅精们和蚂蚁精们都走光了，只剩下方槐一个人，因为心疼旧主留了下来。他倒在血泊里，嘴巴不停地哆嗦却发不出声音，拼尽全力将手指向一个方向。

望舒顺势看过去，脸色渐渐泛白。

方槐所指的是长元仙君原先的寝殿，他逝去后，望舒不让任何人进去，所以那屋子一直关着，里面的摆设不曾动过分毫，但现在门开了，里面黑漆漆的，从外面看不到一丝异象，可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血腥气。

望舒拖着双腿一步步走过去，越靠近门前，越是能清楚地嗅到那遍地鲜血中的气味，是草屑腥气，夹杂微不可察的苍梧树皮的浆香。她走到门口，听到断成一截截的微弱的求救声。

修罗忽然从她身后降落，率先一步进屋点燃蜡烛。光明亮起的瞬间，望舒没想过眼前会是这样一番场景，整个大殿一片狼藉，长元生前所用之物全都被毁，陈设横七竖八，杂乱无章，不像是打斗痕迹，倒更像是被人入室翻找过什么东西。

视线往上移，便看到一团黑影，黔公被一根粗绳系着缠在房梁上，衣裳尽碎，几不蔽体，四肢有数不清的刀片伤痕。

也许是因为痛苦，他露出了狮面，整张脸异常狰狞，头发蓬乱，看着丑恶无比，但被数道细纹包裹的一双眼睛，还是十年如一日地清亮坚定，与他粗糙嶙峋的皮肤格格不入。听见声音，黔公喘着粗气，慢慢地勾起嘴角，斑驳的脸颤抖着朝她露出一抹微笑。

望舒有一瞬想起了长元，想起当日被黑风杀死在莲藕塘的阿爹，也是这样带着一个长辈的慈祥，嘴角微微牵起……她顿时被恨意熏红了眼，紧紧握住拳头，冲上前去将黔公从梁上放下，脱下外套裹住他。

他安详地躺在地上，看着就像一个普通的老翁，唯一不同的是，这个老翁至死没有合眼，在人间就寓意着有冤仇，死不瞑目。

望舒静静地看着，过了会儿，将黔公的双眼合上，错身之际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老阿公，小藕回来晚了，你别怪我……长庚岛终究还是太冷了，你走了也好，这样我就放心了。”

她声音放得很低，任是近在床畔的修罗都未听清，只是在与她匆匆对视的一眼中，又感受到那股深藏在她骨子里的戾气和杀气。

长庚岛中她为数不多的家人，至亲至爱的长元和敬重有加的黔公都走了，她再无后顾之忧，那么今后她遇神杀神，遇佛杀佛，谁还能再挡她的路？

长庚岛人丁不旺，黔公后事均由望舒一手操办，从前到后忙了



一天一夜，还没喘上口气，就有人给她送来一张名帖。

不日王邢笑将在丰禾城举办桃花大会，群邀蓬莱各岛岛主莅临赏花游玩，最后高潮环节还会有天下第一绝色蛭蛭阁的王牌——画皮仙子助兴。

画皮仙子的名头在九重天上是与梭罗子齐名的，甚至因为鲜少有人见过她的真面目，而比梭罗子更受瞩目，因此这场桃花会噱头十足，场面盛大，堪比人间的武林大会。

名帖中洋洋洒洒数百字，将她奉为长庚岛新任岛主盛情相邀，可见诚意拳拳。

只是时机未免太巧。

方槐已把事情的经过都讲给她听，那一晚华井为了哄她开心，将她接去红楼听戏，修罗寸步不离地跟着。就在他们离开后，一阵黑风卷进长庚岛，直奔长元寝殿而去，将里面翻得乱七八糟，方槐和黔公均是为了阻拦黑风而被重伤。

如不出所料，黑风应该就是顾乘媛，而她又是王邢笑的人，选在这个时机送来名帖，难道不是有意羞辱？

望舒还未应答，被赶来吊唁的梭罗子撞见，将帖子撕了个粉碎不说，还将送帖之人一脚踹到十里之外。他自然不是一个人过来的，发生了这种事，于情于理，爵微都该来看望一下。

望舒避无可避，将二人领进屋内。

修罗四人一围坐，拆了酒，谁也没开口，就是喝。喝到后头连千杯不醉的梭罗子都醉了，磨人似的爬到修罗身上，修罗无可奈何，只好将他拖回屋里。

望舒便知道那蓬莱第一美男子是装醉，故意留下她和爵微二人独处。面对面坐着，不说话也会尴尬，还不如随便道几句家常。她将他杯子满上，瓮声瓮气地说道：“谢谢你来送黔公，他走时还能热闹一回，应该值当了。”

她不抬头，爵微更直截了当地打量她，青衣未褪，只见加厚，

他心下浅浅一叹，喝了这杯酒，说：“不用和我这么客气。”

望舒晃着脑袋轻笑了声。她有零星的醉意，这笑酝酿在嗓子眼儿里，软软的，带点儿甜香，平添了几分孩子气。

爵微又说：“若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直说。”

“什么都可以答应我吗？”她仰起头朝他笑。

他微微颌首：“只要是你开口。”

“那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来了？”

“望舒……”

“我是说认真的。”她眼眶倏忽间红透，但睁着眼硬是没落泪，“你看啊，黔公尸骨未寒，阿爹忌日在即，我的仇人却递来名帖邀请我去赏花。她们明明就在我眼前，我却杀不了她们。秦昭雪让我韬光养晦，等待最佳时机，这些日子我总是在想，什么才是所谓的最佳时机？我到底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得忍到什么时候？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我要去参加王邢笑的桃花大会，为我阿爹和黔公报仇。”

“我可以帮你。”

“我不需要你帮！”

她下意识地拒绝，声音不自觉地抬高，眼睛里写满倔强。她不看他，将头别向一边，“我就是不想你帮，才请你不要再出现。我欠你太多了，已经还不清，不想欠你更多。”

停顿片刻，她抿着唇又挤出一句话：“阿爹直到死还恨着你，我也不想再看见你。”

她含着刀锋来和他说话，句句尖锐，让人心中泛苦。爵微将双腿盘于膝下，手肘支撑着长榻，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半靠着，一边慢慢悠悠地醒酒，一边从余光中看她。

眼神一道道变柔，心仿佛就在过坎，因她话语间的冷漠和疏离而变得苦涩。他长舒一口气，问道：“长元与我，我与你，用一笔账来算？”

她不应声，像是默认。

“那你这样算，对我可公平？”

也许是他这番话说得太轻，又太缓，她想声嘶力竭地反驳一句“你凭什么”，却迟迟说不出口，忍了片刻，她又低下头，拎着剩下的半坛酒往死里灌。

爵微看着，没拦。

她喝得太急，咳嗽了一阵继续。长元与黔公相继离世，她心中痛苦难言，有意想醉，但喝下大半果浆酒竟然还有一丝理智，这丝理智足够支撑她站起来，自上而下看着他，一字一句清晰地吐出一句话来：“你既爱着月光神，又何必来管我的死活？这样对我又有几分公平？”

那些日子的相伴和维护，一次又一次的纵容，她既不傻又不痴，只是装疯一样当作什么都不知道，用痛失亲人的悲伤麻痹自己，可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伴随着每一次大醉后的大梦忽醒，伴随着那些物是人非缱绻暧昧的唱词入耳，她的脑海里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他的脸庞，浮现出当日在无间狱生死关头时他看她的那一眼，当真是无尽温柔。

她恨自己太不争气，大仇未报心却已乱，乱得稀里糊涂。

长庚岛的冬日是湿冷的，风中有寒气，寒气中带着水汽，吹到骨子里最是疼。

爵微始终没有应声，手覆在膝上不动声色地揉了揉。当年以神魂假离之法救长元之后，他去了半生修为，不曾好好养伤，又为寻找死灵而四下奔走，左右都是他这个病人不省心，在精魂虚弱之际染了寒疾，落下病根。

疼的时候连筋肉一直疼到最里头。

望舒注意到他的小动作，脑子跟不上转，自然没在意，趁着自己将醉未醉的最后一丝理智还在，将话说完：“南珠侯，阿爹于我而言是前半生的全部念想，后半生的全部寄托。我如今还活着，全

靠替他报仇的信念在撑，除此以外，别无其他。”

“我这么说，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未得回应，望舒身子一软，彻底醉倒了。一双手及时递出，拦腰一抱，将她拥在怀中。爵微迟疑一二，还是弃了修为，双臂收紧，实打实地将她揽进胸口，平放在榻上。

她刚刚的几句话当真是提醒他了，往深一想，他才惊觉原来事情变了样，变得不是他以为的那样。想到当年也是他烂到骨子里的温柔，将吴歌逼到了绝路，他顿如醍醐灌顶般清醒。

手一松，他卷起被子将她盖好。

明知她已熟睡看不到，他还是点点头，指腹揉了揉她的鬓角低声说：“你的意思我懂了，只是你我的账不该算在长元头上。望舒，真要计较，其实你一开始就对我不公平。”

他又笑，叹自己傻。

“但是上天何曾对我公平过？我只是不想你太为难自己。”

他走后，床榻上的女孩子睁开眼睛。瞳仁里一清二白，毫无醉意。

第二日，她答应了王邢笑桃花大会的邀请，临去之前见了周臣一面。若说普天之下还有谁值得她挂念不舍的，便只剩他了。

他闭关的日子总是很漫长，近些年来越来越长，让她与他一度暧昧的亲近又变得有几分生疏。望舒不敢回味，生怕这份生疏里掺杂着其他。

周臣已经很多年没有出过山门了，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山下的长庚岛，他说想再去看一看，望舒便陪着，落后小半步跟着，并未与他比肩。从这个角度，她能清晰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根白发，以及窄小却又孱弱的肩头。

他身上常年萦绕着檀香味，那是她印象里佛门中人会带着的一股香气，掌间绕佛珠，足膝对木鱼，晨钟暮鼓，没有情欲气息。

她从未问过周臣，为什么他总要闭关。

周臣也从未问过她，为什么她从来不问。

他只是在长元仙君病着的那些日子，担当了父师的角色，与她讲述了一些天底下的事，这些事有的关乎大局，有的直抵人心。

他这样带着她慢慢地、一圈又一圈地重走长庚岛，仿佛是要让她将这些年的岁月重走一回。从调皮捣蛋的无知孩提到幽居孤岛也能闻八方风声的小女娃，从长平安乐到一身债仇，这日子过得并不长，仿佛就在弹指之间。

望舒走了三圈，浑身轻松舒爽，内心也逐渐清明。

周臣对她说：“小藕，人生在世，即是修行，但凡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内心都藏有难以言说的苦。你今日来找我告别，我就送你一程。你想做什么就去做，我不拦你，只有一句话想交给你。”

望舒抬头，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杀人，成魔，都可以为你带来报仇的快感，但终究无法磨灭内心的苦。”

“那我要怎么做？”

“为你自己而活。”

她不懂，拧眉追问：“难道我一直都是为他人而活？”

周臣细细思量了片刻，想和她解释。但是转念一想，她陷入愚孝的旋涡又何止千百年，倘若她真能认清自己的立场，便不会走到这一步。许多事还得她亲身经历一回才能懂得，多说无益。

“你如今心中有恨，是邪魔作祟。他日心中有爱，便会懂得何谓终生浪漫。”

他给她讲了几千年的故事，从经世伦理到国策兵法，样样都提到了，唯独没有提起“爱”这个字眼。

话及此，周臣眼神闪烁，再多看她一眼都不得地转过身。

望舒在原地站了站，上前一步拂去他肩头不知何时落下的枯叶，手指勾了勾，将那根刺眼的白发挑出来，握于掌心。

她又走了一遍四面环水的长庚岛，而后纵身一跃，再没回头。

亘古未变

人间霜雪

第一章

桃花大会定于十二月初八，在丰禾城城主上驷大人的私宅——雪园举办。

雪园占地十里，白雪皑皑，十里长亭，更有飞雪绵延不绝，即使在这种冷的环境下，雪湖四周却开满桃花，终年不谢，是值得一看的奇景，故而在城中小有名气。

但这处奇景，底下却埋了无数尸首。

黄土妖正说到月前王邢笑十面埋伏在雪园取王琅人头的事，后肩突然被人拍了下，吓得三魂七魄离体，待看清来人面目，又是一阵惊喜交加。

“小主人，你……你怎么？”黄土妖顾不得和小乞丐们聊八卦了，将望舒拉到后墙根下，细细看她的装扮。她显然是乔装过，虽然还裹着厚厚的青衣，但最外层的衣裳褴褛，头发散乱，脸上还涂花了，可他为她在丰禾城收集消息这么多年，又怎会认错那双眼睛？

早前听闻长元仙君仙逝的噩耗，知道她打发了长庚岛的众多茶梅仙灵，还以为她再无谋算之心，打算放养这些年散布在丰禾城的

眼线，再不管他们的死活，没想到今日却在城墙下再见她，黄土妖一时间喜不自胜，自告奋勇地说起近日来的城中大事。

他们俩窝在墙根下小声交谈，看着就像两个小乞丐在商讨生计。

望舒刚从他身后过来，听到他提起王琅，觉得名字有些熟悉，便问道：“你刚才说的王琅是什么人？”

这是黄土妖得的一手消息，提起来颇有些得意。

“王琅是西海前鲛人族族长，前一阵被王邢笑设计围困在雪园暗杀了，这事尚未公开，也就青草精在雪园打杂才知道些内幕。”

望舒拧眉：“王邢笑为什么要杀他？”

黄土妖左右张望，见四下无人，放低声音说道：“应该是为了西海新霸主之争。听说早些年西海发生战乱，那时统领西海的是仙界中人，王琅等鲛人身份低贱，只是被拘禁在西海受仙族管辖的人妖。后来不知怎的，王琅一族突然越狱反抗，在西海掀起腥风血雨，虽然最终战胜，但他们内部心不齐，这些年来内斗不止，不久前鲛人族支部统领和王邢笑勾搭上了，于是联合起来将王琅害了，取而代之。”

听他这么说，望舒隐约想起什么，问道：“王琅上位前，统领西海的是仙界中人？是不是一位少年？”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只知道西海战乱发生之时，天界正在北荒平定野兽之战，所以无暇分身去西海，这才让鲛人一族钻了空子。”

西海之战与北荒异兽突起同一时间发生，这在札记中只有过一次，就是南珠侯因一时心软放过桃止山野兽，故而引发的一系列祸乱，当时西海的统治者正是他的弟弟——少年吴歌。

蓬莱九重天一向遵循弱肉强食的生存规则，当年鲛人族取胜，仙界便割让了一块领地，自此不与之来往。后来西海在王琅的统治

下，逐渐扩大边界，自成一派，蛟人族可谓开了妖界称霸一方的先河。

但是就算仙界不管，王琅杀害吴歌，南珠侯又怎会放过他？

两个人正说着话，一个浑身脏兮兮的小乞丐突然冲了过来，看也没看望舒，直接将她往旁边一挤，蹲黄土妖身边去，叽里咕噜说了一大串。

望舒还未听明白，黄土妖脸色大变，猛然起身往外走，望舒赶紧拉着他：“大黄，怎么了？”

小乞丐这才看清她的脸，慢半拍地张大了嘴。黄土妖揪住小乞丐的衣领将他丢到身后，急吼吼道：“青草精在雪园偷听王邢笑密谈被抓了，我要去救她。”

“我跟你们一起去。”

“这……这怎么行？王邢笑一向心狠手辣，小青这回落到她手里多半是死路一条，我不能再拉着小主人你一起去送死。”

望舒沉吟片刻，将脸上的泥渍都抹掉：“我有门帖，你们可随我一起进雪园，等进去之后再另做打算。”

明天才是正式的桃花大会，但因此受邀人数众多，王邢笑提前安排了三日入园。也正因为这三日都是各岛岛主人园赏雪的好日子，王邢笑应该不会选在这个关头处死仆从，惹出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青草精应该尚算安全。

望舒几个人找了一家名叫忘忧馆的客栈梳洗换衣，这家客栈是青草精和黄土妖等“信鸽”交换信息的据点，是他们的地盘，十分安全，但自从上次进过蛸蛸阁，望舒就知道了任是再安全的地方，只要在丰禾城边界内，就有可能逃不过王邢笑的眼线。

果不其然，前后不过一盏茶的工夫，望舒还没从黄土妖口中多获取一些桃花大会的消息，就有人堂而皇之地进了客栈，更是如过无人之境般，把原先在外头把守的小妖们都弄晕了，悄无声息地出